

诗歌

七月，
赞美一株向日葵

刘雪梅

阳光灿烂的七月
适合花朵绽放
更适合用热烈的词语
表达感恩与赞美
七月
我赞美一株向日葵
在石油小城向阳而开

似乎有一束光
引领田野俯首、昂头的抽油机
不知疲倦
引领着石油味道的大庆路、长庆路
不断延伸
引领悠闲遛弯的脚步
曾用身体和精神
铺就一条向阳、温暖的路
引领不断走向远方的行李箱
站成沙漠的红柳和绝壁上的红枫
引领那些聚少离多的日子
不再惧怕黑暗和风暴

向阳、向阳
七月啊
让我用这个词来测量爱的宽广
用这个词来表达幸福的浓度
也用这个词来诉说
热腾腾的生活
和汗水

散文

脚步

崔向珍

前几天,各个小区群里发了通知,晚上要全民核酸检测。给父母送饭的时候,我叮嘱父亲好几遍,吃完晚饭,我去他们小区广场等他。父母住在我们隔壁小区,两个小区中间只隔着一道栅栏。华灯初上时,我下了楼,感觉风有些凉,就给父亲打了电话,让他穿一件长袖。他“嗯嗯啊啊”地答应着,说马上就出门。

广场上灯火通明,排队做核酸检测的居民并不多。我很快就做完了,开始盯着父亲来的方向,生怕他找不到我。做核酸检测的人一拨又一拨,父亲还没有来。

我有点着急,看看手机上打电话的时间,已经过去了46分钟。从父母的住处到小区广场,只隔着6栋楼,父亲应该几分钟就能走过来的。

我刚想走过去看看的时候,父亲的身影出现了。我使劲地冲他招手,他却看不见,只管顺着广场南边往西走。他走路的时候,双脚已经明显抬不动了,几乎是摩擦着地面,一小步一小步地前行。我的泪瞬间涌上来了,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父亲跟前:“我在这里呢!”

父亲看到了我,说:“我以为在西边做核酸呢。”我有点不解:“这边搭着帐篷,这么亮的大棚,你咋看不见?”父亲笑笑说,自己好像有点糊涂了。父亲做完核酸,我真的不放心他自己回家了。从广场出来有一级台阶,他试探着不敢下,我赶紧扶住他。小区的路面上刚刚更换了一批井盖,每个井盖上都堆着散碎的水泥块和废弃井盖。我抓着父亲的胳膊,躲避着这些障碍物,也躲避着来往的汽车。我和父亲说着话,父亲一步一步慢慢地走,我也一步一步慢慢地走。

送完父亲,回自己家的路上,突然想起父亲带我去邻村看电影的往事。那天晚饭吃得晚了一些,我又非常想去邻村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电影。父亲不放心我,放下学生的作业本,牵着我的手出了门。

那天晚上的月亮特别大,白花花的月光照着白花花的土路,一大一小两个影子快速地向前行。走了一小会儿,父亲看我跟不上他的脚步,就把我放在背上,大步流星地往前跑。父亲的背那么宽厚那么温暖,我老实实在地趴在上面,舒服地闭上了眼睛。如果不是有电影吸引着,我就会迷迷糊糊地睡去了。

那天回到家里,我兴奋地跟母亲讲着电影里的精彩片段,好久都不能入睡。坐在油灯旁批改作业的父亲,让我快点睡觉。他说,以后会多带我出村看电影,好让我多长点见识。我心里那个高兴啊,一夜的美梦里都是跟着父亲不停地奔跑,奔跑。

从童年跑到中年,从小村跑到城市,时光不停,我的脚步不停。究竟是什么时候把父亲跑老了,我都不知道。城市的灯影已经阑珊,我再次想起脚步蹒跚的父亲,咸涩的泪水顷刻决堤。



以船为家,以找油为生。胜利物探SGC2140队的滩海人在海浪的奔涌中排兵布阵,踏实稳健地践行找油使命

探海寻油 张广虎 摄

在航道里“下棋”

王晓静

巨型船舶沉郁冗长的笛声唤醒了睡梦中的渤海湾。启明星在单薄的微光里挣扎几下就隐身了。一轮红日渐渐浮出海面,开启了热烈滚烫的一天。

在渤海湾,黄骅港综合航道和国能黄骅港航道像两条巨蟒横卧其中。承担北煤南运任务,被誉为“南方煤电生命线”的黄骅港航道终年船来船往,鱼贯进出,航速飞快,不分昼夜。白花花的胸膛上,一艘艘身长300余米、载重20万吨的“铁甲战士”几乎贴着海底航行,撞出裂帛般四处飞溅的涌浪。

一支10艘轮船、70艘橡皮艇组成的航队,在6月的一个清晨悄然“闯入”渤海湾。他们安营扎寨后,向海底抛下一串串长链条似的采集设备,就在一片潮润的热浪中开启探海寻油的一天。

这是擅长海上“作战”的胜利物探SGC2140队。他们以船为家,以找油为生,经年在海浪的奔涌中度过摇摇晃晃的时光。

综合航道里,货轮、渔船川流不息,如果按常规办法在航道里布设采集设备,一旦被来往船舶的螺旋桨咬住,会拖断一连串设备,船舶的安全也会受到威胁。

为了顺利穿越两条航道,胜利物探队决定下一盘大棋。

深夜的大海像大风滚过的黑森林,浪花涌起的“峰峦”依稀可见。涌浪一阵一阵激荡着船底。

母船上,会议室的灯亮起来了,项目经理薛圆正带领年轻的队干部讨论施工方案。气氛既紧张又热烈。“把航道里的检波器往两边挪,缩减相邻检波器的距离,航道区空开300米以跨接线连接排列,点位数量不变。设备上加重块,再绑上大铁锚。”航道穿越方案最终敲定。如此布设,采集设备就会牢牢抓住海底,再强的风浪、再大的巨轮也难以搅动。

会议在启明星出现之前结束了。薛圆又一次站上甲板凝视黑森林一般的大海。他已经好几天没睡过一个囫囵觉了。施工

方案的敲定使他看起来有一点兴奋。这是反复论证的结果。他胸有成竹。这会儿,他要吹一吹海风,吸几口咸腥的空气,使自己更清醒。

施工方案以其严谨周密、可操作性强得到项目所有相关方的认可。薛圆立刻组织生产。

船讯网、交流群24小时派人值守,不放过任何船舶航行动态。母船、仪器船、气枪震源船昼夜灯火通明,时刻掌握航道信息。一旦有船舶靠近施工区,立刻会有不同声音通过电台通知我方人员停止施工,紧急避让。

暂时的避让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待船舶离开立即恢复生产。和时间赛跑,和环境博弈,沿着自己的棋道,滩海人在进退间不动声色地践行找油使命。

哪一条船进港,哪一条船进锚地,哪一条船进施工区,他们通过屏幕看得清清楚楚。

沉稳冷静的滩海人在航道里有进退,有避让,有穿插,每一步棋都走得踏实稳健。

散文

师傅是个兵

姜化明

人生就像舞台剧,有开始,有高潮,也有谢幕的时候……可师傅的岁月里似乎没有多少起伏,犹如平缓流淌的小溪,平淡的没有多少浪花,很快就流过了而立与不惑,又流走了知命与花甲,已行走在古稀的路上。

走过岁月的师傅,亦如当初的样子,身材还是消瘦,身板还算挺拔,语速仍然机关枪扫射般快,行事还是干脆利索,不拖泥带水,只是脸上的年轻更深刻了一些,可举手投足间仍保留着军人范儿。

人们说,一日人兵营,终身都是兵。不知道这话有无道理。或许军人的气质早已融入师傅的血脉里,伴随他走过风走过雨走过四季,不经意间就会流露出来。

师傅名叫王栓,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师傅。在胜利油田,“师带徒”的模式由来已久,但凡新入职的员工,都指定一位资历老的师傅,带着新员工学业务,带着新员工做人做事。岁月变迁,历经一个甲子的沉淀,这种传统一直延续着。

20世纪90年代初,我被一辆敞篷车拉到一个采油小院,实现了从学生到岗位员工的转换。刚下车,就看见师傅站在小院里。他顺手接下了我的行李,没有过多的言语,只留下了一个微笑……第一次见面的场景,深深地镌刻在我温暖的记忆里。

我一脚踏进采油小院,便在小院扎了根,吃在小院,住在小院,青春的时光打发在小院。与师傅朝夕相处,联系越来越密切,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一起扯东拉西,对师傅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

1978年,师傅转业到长庆油田,成为一个石油工人。师傅说,当工人的第一天就接受了铁人精神的洗礼。他的师傅给他讲石油工人战天斗地的故事,讲“老三严”“四个一样”的态度,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

师傅说他讲不出什么大道理,当兵就当一个合格的兵,当工人就当合格的采油工人。那时工作条件差,师傅像军人一样苦活儿累活儿抢着干,一直奋战在石油一线最基层的岗位。

当时,采油队的生活是单调的,值班室里的一部电话、一台电视机和一副象棋,构成了所有娱乐休闲。电话是对外联系的,但联系最多的是调度。和家里人电话联系,总担心占用时间,生怕影响了生产调度紧急电话,自然打得少之又少。师傅说他家里安了电话,便揪着我到他家打电话,让我感觉特别温暖。

时光如水,淘洗了太多的记忆,可队上的那副象棋却定格在记忆里,留下了与师傅对弈的美好时光。住在偏僻的采油小院,在大把的闲暇时光里,跟着师傅学棋的日子,心田里就像种下一棵没有年轮的杨树,一颗年轻的心摇曳着年轮流转、时光飞逝。

最初下棋,师傅让我下一个车,往往也是很难取胜。偶尔一次,侥幸偷吃了师傅的车,仿佛一下子看到取胜的机会,便试图以换棋的方式获取胜利。可就在自己沾沾自喜、准备高唱胜利凯歌时,不承自己的车却被师傅吃了。看我颇为懊恼的样子,师傅便让我悔了几步棋,可没过多久,再次折戟沉沙败下阵来。师傅说,下棋就像人生起起伏伏,形势好别得意忘形,稍有不慎就会落入陷阱;形势差也别灰心丧气,只要坚持不放弃,反败为胜也未尝可知。现在想来,师傅的棋盘里其实蕴含着太多朴素的智慧。

美好的时光过得很快,与师傅对弈久,便洞悉一些路数。师傅从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纵使丢失几个大子也面不改色,结果反倒能一招制胜。自己往往只看眼前的一两步,总是被牵着鼻子走,又伸不开拳脚,甚至被逼舍弃子保帅。此时,我便又要悔棋,可师傅却凝着一脸的严肃,执意不让悔棋。

与师傅说起以往悔棋的事,师傅却说,那是让我熟悉棋局变化,还反复强调,人生如棋,落子无悔!

那时,才恍然发现,自从与师傅对弈以来,他从来没有悔过棋,就像过河的卒子,从来没有回过回头。再后来,每每与师傅下棋,便再也没有提出过悔棋。拨开记忆的年轮,越能领悟师傅的良苦用心。师傅说,岗位有区别,能力有大小,每一个人都是一颗棋子,都有着它独有的价值和意义,不管作用是大小,都值得认可和尊敬。师傅棋下得好,就像棋盘上的老兵,一往无前,从来也没有后悔过!

大牛地的树



沙柳掩映中的采气树

高宗全 供图

我在入职不久时打过退堂鼓,后来,因为一件小事打消这个念头。2009年8月,大牛地阴雨连绵,巡检工依旧外出工作,雨天更容易发现隐患。在收到采气树异常的指令后,吴可宏当即带领众人前往处理。夜幕冷雨中,8个人喊着号子,拼尽全力,一点一点地挪动加力杆,杆子那头的螺栓一点一点地被紧固着,隐患终于消除了。我的脸上不知道是泪水还是雨水,有点苦涩也隐含一丝甘甜,浑身上下尽管被浇个透,心里却热乎乎的。

冰冷、刚硬的采气树为什么让这些群氓如此热爱?华北局的发展史为我揭晓了答案。从“地无一垄”的地勘单位转向油气勘探开发、科研技术服务和油气销售为一体的中型油气田企业,华北石油人破除了致密砂岩气无法获得经济有效开发的“魔咒”,硬是从“磨刀石”里采出了天然气。散布在大牛地气田角角落落的采气树,就是他们的精神图腾。这群石油人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感染了我,我也在心里暗暗立誓“当个顶天立地的石油人”。

2003年,气田开始输气先导性试验。石油人为了照顾好采气树,酷暑里顶烈日冒风沙,寒冬里卧冰餐雪。那时采用低压进站的采气工艺,井场上的流程比较复杂,从采气树、真空加热炉到高架缓冲罐,每口井就是一个小小的集气站。

做预防工作,都是人工往井内灌乙二

醇。他们在套管阀门上连接两节油管,高高翘起,利用落差,药液就流进井底。每天,吴可宏他们就开上那辆“老爷车”,拉上几桶药剂,来回奔波在几口井之间。

一次下过雪后,车子进不了井场,大家就只能步行,背上桶药剂,来回就是四五公里。那天气温达到零下30多摄氏度,整个身体都快僵硬了。大家都想喝口水暖暖身子,“那手怎么都端不起水杯,直抖!”吴可宏这样回忆。

一代代石油人终于铸造了如今的辉煌——大牛地气田已成为向黄河流域输送清洁能源的主要阵地。如今的井场里“风光不与旧时同”,借助现代最新信息技术远程集中操控,实现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监控、集中管控功能,告别了旧时爬冰卧雪的巡检方式。在井场DK13-PP6,白色的风车和一排亮闪闪的光伏格栅分外耀眼。井场采气树的仪器仪表供能完全来自风能和太阳能,目前大部分井场都安装了风光互补供能设备,天然气开采走上了一条绿色、低碳的能源开发之路。

奠基者的脚步渐行渐远,已化为大漠里无影无形的丰碑,巨树般地矗立在那片蔚蓝的天空之下。新时代的华北石油人秉承了前辈们钢铁般的意志,在这片广袤的荒漠上继续奉献自己的热血青春。他们默默无闻,用自己的智慧和实干改变着浩瀚的大漠,为大牛地气田描绘出更新更美的图画!